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第二十二回 盜財帛奴僕齊心 施火劫天公有眼

卻說尤氏攙走了那罵貓的僕婦，內外人等無不寒心，早惱了一個伺候外廳的家丁，叫做刁仁。平日同伴們皆歎服他的算計，刁仁對眾人道：「諸位不用作氣，我有條小計在此，包管他死而無怨。我們此地料想不能久站，既然說破了，他又不認事，慢慢都要尋事到我們頭上來的。依我所見，他既無情，我亦無義，先下手的為強。後日是老爺的百日，必要延僧請道追薦亡靈。我們早預備一席，待百日那晚，假說喪中各事蒙王德攜帶體貼，聊具水酒一杯，以表我們的敬意，王德他必然不疑。裡邊囑咐眾位奶奶們，也備兩桌，一席請小姐，一席請春蘭等人。也仿照我們對王德的說話，他們定然相信。待他們吃到半酣，先安排點蒙汗藥放在酒內，他們吃醉了，一時難以甦醒。我們內外一齊動手，把他們的積蓄細軟搜羅一空。天明叫開城門，一哄而散。有家眷的趕緊回家攜帶家眷，單身的更好，我們遠走他方，只要身邊有錢，四海之內都可為家。等到他們藥性解完，醒了轉來，我們倒好走下數十里路了。拚著他到縣裡稟追，俗說罪不加眾。官府也要想到一兩個人算計是有的，怎麼都齊心算計他，其中必有原故。鬧到日後，也不過是個海捕的案。而且我們在他家服役，多非真名真姓，就是我們住處，他一時都摸不清白。不然被他借著事端攆去了，也是一場空，不如拚著乾，倒還有個碰頭。」眾人聽了，人人稱善，偷盜又是他們的熟手，如何不從！

到了尤氏百日，前兩天尤氏早吩咐王德，請了各處高僧高道來家迫薦。東廳道士薦醮，西廳和尚禮懺，熱鬧非常。及期又有多少遠近親友前來奠拜，皆因尤氏手內富足，他又是個女流，都想趨奉他，好作入門之計。內裡春蘭等四人照應，外面王德領著眾家丁料理，整整由清晨忙到二鼓以後，眾親友方紛紛散去，僧道也完了壇場。

早有兩個老年的家人尋著王德道：「王兄弟今日辛苦了，可惜我們老朽，不能十分幫你，叫你一人偏勞，我們甚不過意。」

今日大眾公備了水酒一杯，代你澆乏，卻不成個意思，須要賞臉。」王德忙道：「豈敢，自家人怎麼作起客套來！何況是公中的事，我又領著重任，如何說起偏勞二字，真是沒有的話，諸位切不可費事。我忙了一天，腰胯骨都酸了，想去躺一會兒。此時雖有山珍海錯在前，我也吃不下肚，改日領情罷。」眾人啞嘴道：「王大哥這句話，分明是不賞臉了。我等同伙數十個人備了一桌酒，說起來要羞死，不過聊表敬意，借著半個指頭兒遮臉。喪中一切，我等極承你大哥提攜照拂，而今百日已過，大事算定局了。將來諸凡百事，仍要望你大哥看顧。你縱然吃不下，坐一坐也叫我們過得去。」

王德見眾人說得懇切，不好過於推卻，道：「諸位言重，我一個人正愁各事照應不到，負了小姐重托，還要諸位幫扶才是。」眾人又謙遜了一會，邀王德來至外間，見當中早擺定一席，高燒紅燭，桌上排列得齊齊整整，是一桌上等酒肴。眾人推王德上坐，選了幾個有頭臉的、又善於言語的過來作陪。眾人輪流上來敬酒，王德再三辭謝，眾人立意不行，王德只得每飲一杯。同伙有數十個人，一口氣就吃了數十杯酒，已有八九分醉意。隨後這一個敬酒的，暗暗把蒙汗藥放在杯內，雙手送到王德面前道：「大哥吃這一杯酒，願大哥手足堅強，財利順旺。」說著，又深深一揖，跪了下去。王德忙一手扯住來人，舉杯一吸而盡道：「我吃了，你卻不可如此，真叫我難受。」那人又夾了一箸菜，送入王德口內。

王德甫經下咽，那杯藥酒早在肚內發作起來，覺得眼前一黑，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」一個筋斗翻下了坐椅，直挺挺的躺在地，如死人一般。眾人假作驚惶，趕緊一齊走過，扶起道：「王大哥怎樣？」「王大叔怎麼？」「王老德怎的？」內中有一個老年的道：「諸位不要慌，想他勞碌了一天，適才又多喝了幾杯空心酒，扶他到牀上歇歇就好了。」

眾人七手八腳將王德抬到他牀上睡下，又代他用被蓋好，回頭對伺候王德的兩個三兒道：「你爺睡熟了，不用你們伺候，外邊現成的酒飯，也去坐著喝一喝鐘兒。」兩個三兒道：「我們怎敢與爺等同坐，我們早吃過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罷喲，什麼敢坐不敢坐，同在一家裡吃飯，分什麼彼此。」硬將他兩人拉到桌上，你一杯我一盞的勸飲。兩個三兒見眾人抬舉他，好生歡喜，杯杯不辭。眾人又暗地用了一杯藥酒，少停亦醉倒在地。

眾人將他兩人拖入王德房內，又取了一根繩子，將王德與他購人的腿，彼此結在一處。外有幾個十三四歲的小廝也灌醉了，鎖在一間空屋內。先把王德房內細軟資財全行搜羅出來，又把外間四處房屋裡的上等陳設一齊搬出，打了幾個結結實實的包裹。外邊收拾停當，眾人到上房探聽消息若何，見眾僕婦正在手忙腳亂的，扶尤氏與春蘭等人進房。所有幾個年紀小的以及白幼買來的丫頭，都灌醉了，一齊關鎖在對間房內。眾人入內，幫著眾僕婦將尤氏等五人抬至牀上睡下，也用繩子把他們的腿結在一處。催著眾僕婦動手開箱倒篋的搜尋資財。金珠細軟連那上等的衣裳，都全行取出，槌整結束了十幾個大大包袱；剩下的不過粗重物件而已。

時已四斂，眾人道：我們走罷，再遲恐他們藥力解散，就止不脫了。而且街市上有了行人，亦不穩便。」眾人抬過一『頂人轎，一半坐的人，一半放的包裹等物，假裝著隨行的婦婢，出了門。天已微曙，有家眷在城內的，又趕著回去搬了同行。到了城前，恰好城門大開，眾人直出了城。又有家眷在城外的，叫他們速速回去接帶家小，到半路會齊。

刁仁見上流頭有數號官船停泊，船上伙計正在那裡洗抹篷板。刁仁搶行一步，至船前道：「你們船是空的麼？」船戶道：「正是空的。二爺清早要叫船麼？」刁仁假作歡喜道：「呀，這就巧了。」連忙跳上船頭，對船戶道：「我們是城內尤府裡的，我家小姐要往天竺進香。昨日即叫我僱船，我因貪杯大意，沒有出城。只說小姐還有一半動身，那料今早黎明就吩咐上船，我只好含糊答應，出城再說，拿得穩今日釘子是碰定的了。難得你們這幾只船都是空的，隨你要多少船錢，我都給。少停小姐上船，若問到奶；們須要說昨日就僱定了。」說著，在身畔取出兩錠銀子，遞與船戶道：「你們先收了作定罷。你們看著，我家小姐轎於來了，我要迎接下船呢！」回身跳上岸去了，又回頭道：「你們這幾只船我都要，不可再被人家僱了去。」

船戶一時摸不著頭尾，又見兩大錠銀子，再抬頭看，果然岸上一叢轎子到了。刁仁又搶先上船道：「我已回明小姐，他說要十隻船才好。此處你們山有五六號船，可以混排過去。但是適才知照你們的話，不可忘卻。」又給了船戶兩錠銀子，叫他分給各船作定，「列了杭州再算清賬，至於酒錢等等，我一概加倍」。試問，誰人不喜貪財？刁仁的銀錢給得揮霍，又見他大模大樣是個人門第裡的二爺，也不敢多問；就是要問，見來人十分著急，瞞上瞞下的做手腳，一時山問不明白。難得他如此，到了碼頭，還怕不卡他出一宗人船價麼！趕忙招呼一排的數隻船上水手，幫著他支跳板，搭扶手，收拾開行。

轎子到了船前，小轎內先走出幾名僕婦，與眾家丁扶著人轎上了船頭，掀起轎簾，攙出一位裊裊婷婷的小姐來，入艙坐定。隨後將眾空轎安放在一隻船內，又趁著人眾忙亂之時，將幾頂放包裹的小轎，一齊抬入艙內，關好前後艙門，慢慢的搬運出來。眾船戶見人已到齊，鳴鑼開船。刁仁又催著多添繡夫攙趕，「我家小姐性子最急，上了船不問多少路，都恨不得一個時辰即至。你們行得快，自然重重有賞」。走了半日有餘，後面的人已趕了上來，假說府裡總管叫送要緊物件與小姐的，上了大船，開發小船去了。

是日，整整行了一百數十里路程，至二鼓，船方停泊。船戶等人辛苦一天，泊了船。刁仁又買了多少酒菜勞賞眾水手，人人歡喜，都吃得酩酊大醉，放倒頭就睡了。眾人待至夜靜，將包裹攤開，照派分給停當，預備到了杭州，各自分散。所有幾名單身僕婦與幾個單身家丁，配成夫婦，好結伴同行，免人盤問。次日，天尚未明，刁仁即叫起眾船戶開行，又添了幾名繡夫，日色平西，已抵杭州。刁仁加倍給了船戶的船價，另外又多多勞賞。仍然扮著小姐與僕婦人等，坐轎上岸，抬到僻靜地方，棄了轎子，各投處在去了。直等到尤氏已死，無人追問，他們方敢回家。這是眾人的交代，後書不提。

單說王德直睡到日色正午，藥性解盡醒來，只覺日昏頭眩，喉嚨內燥得都起煙了。矇矓著雙眼，即喚他的三兒取茶來解渴，一連喚了幾聲，無人應答。王德掙扎坐起，見他兩人倒在旁邊牀上，直挺挺的睡著。王德罵道：「難道睡死了！」伸手在他們腿上狠打了幾下。兩個三兒驚醒，冒冒失失的爬起，對面揉眼擦眼。王德道：「你們看日色已正午了，還這樣好睡，是個人麼！快去取茶

來我吃。」三兒答應著，即下牀來，猛然道：「咦，怎麼箱子倒了一地，是誰碰翻的？」王德也見箱籠等物，亂滾了一房，連箱子內的衣服多拉得東西散漫，知道有了蹊蹺，急忙下牀來看。恰恰兩個三兒方欲舉步，王德也往下走，三個人腿上繩子一扯，加以傷了蒙汗藥酒，手足多軟哈哈的，一個滑踏，齊齊跌倒。王德的頭碰在箱角上，頓時碰起一個疙瘩，不禁失聲「呀喲！」兩個三兒趕著過來攙扶，彼此腿又一拉，又雙雙跌在王德身上。王德大罵道：「瞎囚攔的，怎樣站都站不穩，跌在我身上來。」兩個三兒飛風爬起，誰知越爬得快，越跌得快，三個人亂了一陣，繩子又打起結來，更外難爬。還是王德眼快，道：「你們這些該死東西，不見有條繩子絆在腿上麼？」兩個三兒低頭一望，方才看著，用手來解，又都打死結在腿上，急得亂抽亂扯。王德亦見自家腿上有繩子結住，解了半晌方算解開。

王德心內更十分著急，知道有人作弄，再把箱子等物扶起一看，叫苦道：「不好了，昨夜失了賊，怪不得我們的腿被繩子扣住。」連忙招呼同伴，一個人俱不答應。再出房門，見各處門戶大開，靜悄悄的沒人走動；只見對過房門關鎖，走過一脚踢開，多少小廝橫七豎六的睡著，喚醒細問，皆不曉得夜來怎生睡到此地。王德又至大門首，見大門也開著，連四處廳堂等地，鋪設皆無。

王德早猜透了八九分，是同伴恨他，夜來算計的。一面叫小廝們關好門戶，轉身往上房裡來。將至穿堂，早聽得內裡人聲喧沸，搶走幾步，來至尤氏房外，見尤氏與春蘭等人，彼此爬起跌倒，正鬧得不清。五個人的頭髮多跌散了，好似一群夜叉模樣。再看他們腿上，也有一根繩子結住。王德又急又恨，又是好笑，趕緊進來，叫他們不要動，「腿上有繩子呢！」幫著他們解開，抬頭見房內箱櫥等件，亦是翻亂滿地，上房裡僕婦也無一人。王德頓足道：「真正不好了！」倒把尤氏等人吃了一驚，不知他著急何故，王德將外面的事，一一說明。

尤氏聽了魂飛天外，忙起身搜檢箱籠，見上等的衣服都沒有了，金珠首飾更不必問，抄擄得如水洗一般，連田地房屋的契據，都被他們卅去了。

尤氏直急得頓足捶胸，嘍啣大哭，痛罵：「這一班狼心狗肺的賊子，我平日並未薄待你們，因何下這樣毒手害我。而今弄得我家財盡絕，將來靠什麼過活！」哭了罵，罵了哭，鬧個不止。反是王德與春蘭等人，再三勸解道：「小姐如今急也無益，保重自己身子要緊。址然資財都被竊去，還有田地房產可以過活。難道失了契據，田產就不算我家的麼？小姐趕緊檢視失物若干，到縣衙去稟報，請來踏勘，料想此時他去尚未遠，若拿獲一名到案，即有著落了。」尤氏聽他們說得有理，止住淚痕，叫王德先行赴縣稟報，隨後再開呈失單，「當此忙亂之際，暫時也引不清楚」。王德答應出來，吩咐眾小廝看守門戶，又胡亂吃了點飲食，到吳縣報案去了。

裡面尤氏將眾丫頭小廝喚進，說他們多該知道風聲，為何不來告訴我？不是賊奸，即是得了買囑。取過竹片要打他們，嚇得丫頭小廝等人，跪下哭在一堆道：「小姐打死了我們，也沒用的。我們實係不知，如果知道還上他們的算計麼？若說受了買囑，倒不如跟了他們去做一伙兒，豈不乾淨！」柞蘭上來拉住尤氏的手，勸道：「小姐錯怪了他們了，此事他們難以知曉。遙想那一班狗頭，汗流已久，才做得這般齊備。就是我們平日機密的事，也不肯叫孩子們知道，露了風聲。」尤氏聽說，方息了氣，喝起他們；又叫春蘭等四人，同著仙檢點失物。

少頃，王德氣吁吁的跑了進來，道：「吳縣太爺到了，小姐今日卻顧不得不見外人，縣太爺來時，須要當面縛住仙，代我家迫案。」尤氏點竹。只聽得外面三棒鑼聲，一片威武聲音：，吳縣早下轎入內。王德忙出外叩接，領著吳縣四處踏勘情形，隨後來至上房，細細石過。尤氏上前萬福，吳縣知是尤道台的小姐，也回了個半揖。王德早設了公座，吳縣坐下，詢問夜來情形。王德一一回明，又將失單呈上，以及眾家丁的姓名，與幾個有家小住在城中，同住在城外的，開得明明白白。吳縣略看了一遍，收入袖內。尤氏道：「這卷案件多要求太爺作主，想先君不幸棄世未久，丈夫又遊學在外，突遭火變，真乃意想不及。但是禁城之內，何容出此巨案！雖是我家白不小心落人算計，然而該家丁等亦係目無法紀已極，總祈嚴行追捕，靖暴安良，感仰不盡。」

吳縣聽尤氏說活尖利，不敢忽視，忙道：「小姐放心，本縣自當分頭緝捕。」說著，起身坐轎，喝道回衙。即差全班，先到城門上打聽；又到有家眷的處在，去拿他等眷屈到案著交。差役去了半日，回來道：「城門上說，清早有數十乘轎子出城，說是尤府小姐燒香去的。復到碼頭上訪問，有一起船亦是尤府僱了，說小姐到杭州天竺還願，隨到就隨開了。所有幾個有家眷的，半夜裡一同逃走，旁邊鄰舍人家，到今早才知道的，遙想住在城外的，也都逃走了，無城門攔阻，更覺容易。」

吳縣聽說，叫人喚了王德來，把差役的回話對他說了。「他等既已逃遠，本縣惟有出角捕緝文書，到杭州去訪拿罷」。王德叩首道：「總要求太老爺作主，將這一班無法無天的奴才，拿來嚴加懲辦。不然日後人眾效尤，人家都不敢用人了。」吳縣道：「那也不用你說，拿到了案，本縣理宜重辦。你回去代請小姐的安，此事卻不可著急，到杭州緝捕都非一兩日的事。」

王德只得退出，回至家內，把吳縣的話對尤氏細說。尤氏更加煩惱，終日不哭即罵，有時氣極了，將這班丫頭小廝們喚至上房，發洩一頓。王德與春蘭等人見尤氏鬧得太甚，從中極力勸說，「好在吳縣已差人到杭州緝訪，又在附近四處搜獲，都要拿著了他們的，那時加倍究辦，還要追究原贓。難道一起的人，拿不住一個麼？除非他們不住在天底下。只要獲著一個，那些就走不脫了」。

尤氏又愁沒行過活，王德道：「小姐如何忘卻了，老爺在日，堂樓下窖藏了二萬兩銀子，防備的日後不測。一小姐何不取了出來，添補著失物等件；多餘的待小的想個生息法子，也還夠使用呢。只要局運好，一二年即可復原了。況且田產契券雖失，田地尚在，每年所收租利也有一宗銀兩，把來貼補著，都不至愁沒有過活。」尤氏聽了，頓然提醒，拍手道：「該死該打，我真正氣昏了。這項銀兩當日老爺管理的時候，我在旁邊親目所睹。我還笑老爺傻氣，把好好的銀子埋入土裡去，誰料今日卻用得著了；若早取了出來，亦是為他們所得。我怎麼連一絲影兒都記不起了。」立即叫王德領著小廝們，到堂樓下挖取。原來上面鋪蓋著一塊石板，揭開是兩口缸合著，內中整整二萬兩銀子，一封一封的搬出，仍將石板鋪好。

尤氏有了這項窖銀，稍覺放心，又有王德等人從旁尋歡取樂的引逗他。夜間睡在一處，任情戲謔，全無忌憚。眼面前不過幾個小廝丫頭，他們還怕誰人議論，公然成了一夫五婦。不料樂極悲生，古今常理。何況尤氏欺父蔑夫，王德叛主滅倫，天道如何能容！

一日；王德備了幾色精緻果肴，夜來代尤氏解惱。六個人團圍坐下，猜拳行令，你嘲我笑。吃至半酣，王德又取過一面琵琶，彈唱了一支小曲，又逼著春蘭等每人唱了一支。隨後自己唱一套「十八摸」，叫春蘭與他對唱，要摸到那裡唱到那裡，引得尤氏，夏蘭等人，笑個不止。眾人又鬧了一會，都吃得十分爛醉，頭暈眼花支持不住，隨意進點飲食，吩咐丫頭們把殘肴收去。他們六個人關起房門，在一牀安睡。眾丫頭見尤氏等人睡了，將殘肴整頓，也燙起酒來暢飲一番，都吃得醉倒始已。

那知吃酒的時候，點了十數支通宵大蠟，放在桌上。後來眾人吃醉了，匆匆關起房門，上牀去睡。那收拾殘肴的丫頭們又未曾吹熄，隨手都放在妝台上面，好抹拭桌上油污。待人睡盡，那燭花結有寸許長的火煤，窗櫺外又微微透了點風進來，火煤忽然一爆，被風吹到他們脫下的一堆衣服上。暮春天氣，所穿無非單夾之衣，最易引火。少刻一堆衣服燒著，那布煙火氣散漫一室。若此時醒來，還可撲滅。無奈他們既醉於酒，又暈於色，睡著如死去相似。那一堆衣服有了火，又將堆衣服的椅子燒著，接連房內書櫥等物盡行有火，又被風吹了一陣，那火猛發發旺，直透到梁柱之上，劈劈拍拍的響。

王德在醉夢之中，突然驚醒，開眼看時，房內已映得通紅，連帳子都燒著了。王德嚇得魂不附體，飛風跳出帳門，伸手把尤氏拖起，冒煙突火到了房門首，用力一脚踢開房門，跑了出來。那火起初悶在房內，尚不過旺，此刻房門一開，火有了出路，跟著王德屁股後噴出。頃刻十間堂樓，上下一時燒得如火燄山一般，又延燒著前廳左右等屋。小廝丫頭等人，皆驚了起來；分外無主，只落得一片聲呼天喚地而已。尤氏赤條條的馱在王德背上，早嚇得死了過去。王德放下尤氏，猶想再進房去救春蘭等四人。見房內的火，飛煙烈燄的滾滾出來，房屋早塌倒了半邊。王德看見妝台上擺了個皮匣，是尤氏平日放首飾的，低著頭拚命奔進，把皮匣搶

出，王德的頭髮已被火燒完。

只聽得四面鑼聲人喊，合城文武都來救火。那火愈救愈猛，天都映紅了半邊。王德把小廝等人脫下幾件衣服，權且披在尤氏身上，自己也取了一條褲子，圍好下身。情知這場火暫時救不下來，在遠處人家借了一間房子，安頓尤氏。又在皮匣內取出一錠銀子，以作房租。皮匣交代尤氏收好，叫小廝丫頭們不許離氏左右。復又跑到火場上，還想搶幾樣物件。誰料送去尤氏，輾轉了片刻工夫，若人一座尤府，前後有數百間房屋，不到兩個時辰，燒得成了一堆瓦礫。說也奇怪，左右接屋連牆人家絲毫未毀，只燒了尤府一家。救火的人見火已將熄，陸續皆散。

王德央人扒開住房可憐春蘭、夏蘭、秋蘭、冬蘭四人燒得焦頭爛額面目模糊，手足零落宛如四段枯炭，辨不出是淮的形骸。王德止不住落下淚來，取了數張蘆席，把四個人骨殖包裹，預備日後安葬。天色已明，王德也忙乏了，起先渾身燒得流漿大泡並不知痛，此會反難受起來。回到尤氏住處，將春蘭等為火燒死的話說了。尤氏更覺傷感，又見王德燒得如鬼魅一般，心內又憐又苦，忙叫王德也睡下歇息。

王德被火薰蒸了一夜，渾身又燒傷幾處，那股火毒都逼入五臟之內，初時跳來跳去是一團作氣，如今平睡下來，滿腹火毒一齊發作，不禁「哎喲」一聲，暈了過去。頭臉上燒的火泡盡行崩裂，流血不止。尤氏見了更加慌亂，急叫小廝們去請醫生米診視。不多一會，醫生來診過脈道：「此乃火毒攻心，十分沉重，恐難保命。」開了個藥方下來，「服一帖再作計較」。尤氏忙叫人配藥，藥還未至，王德連呼癱殺，其聲越喊越微，未到杯許熱茶時候，可憐王德大叫一聲，兩腳一頓，嗚呼哀哉了。

尤氏見王德已死，抱屍大哭道：「我家迭遭大故，只有靠你幫我支持，你如今又死了，叫我怎樣存活。天下苦命的人極多，苦到我尤氏的地步，再也苦不下去了。想我自幼離娘，跟隨父親長大，如今父親甫經棄世，嫁的丈夫半途拋棄，又不能終身倚靠。日前突遭惡奴等擄掠一空，今日又遭火劫，一月之中，蛔沛流連，層見迭出。想我一個女流，身邊又無分文，惟有賴你撐持過活，連你這一個人天都不能相容，天是絕定我了。王德，王德，你在黃泉路上慢走一步，等等你家苦命的小姐罷！」尤氏哭得喉枯舌燥，眼內都淌下血來。尤氏本來這幾個月內被酒色淘空，加以又氣又嚇，此番這場悲苦，又是從五內裡出來的，覺得雙眼一黑，一交栽倒。丫頭們趕緊過來攙扶，只聽得尤氏喉內「骨碌骨碌」的痰響了兩聲，長長的出了一口怨氣，亦歸地府。他與王德倒是生同衾帳，死同地穴。可憐一班小廝丫頭們無了主見，這兩個死屍如何發落，惟有付之一哭而已。房東聞信走過，亦歎息了兒聲，叫小廝們分頭去請尤家親族，好來料理。

眾人正忙得毫無頭緒之時，恰好來了一個人，與尤氏大為有濟。你道何人？就是尤氏的丈夫祝自新。〔自新〕自受了尤氏羞辱，別氣出外，星夜趕回嘉興。祝自新有個胞兄名喚立生，也是個府學生員，為人安分守己，取與不苟，只靠著耕種祖遺幾畝田地，又訓了一班蒙童。自新在家時，即與立生不睦，後來他招贅到尤府，立生聞得他所作所為，不合情理，常歎道：「將來傾覆祖宗家聲，必此人也。」此番自新回來，請了合族人等，與立生講理。說祖上所遺家財，有他一半，何能派他哥哥獨享。立生向來忠厚，不與人爭競，遂當著族中將田地房產雙手捧出，聽憑族中分派，照數分了一半與自新執掌。自新想到在嘉興城內，人都看不起他，不若仍至蘇州，妻子雖與我不睦，丈人是待我好的。想定主見，把分的田產變賣得幾千銀子，又向蘇州而來。

到了半途，即聞人說他丈人尤肅已故，祝自新猶認做訛言。這一日，早抵蘇州，叫家丁看守行李，自己即向他丈人家來。才進了城門，遇見他平時一個至好朋友，也與尤家有點故舊。祝自新拉住他，問尤家消息。那朋友把自新望了兒眼，冷笑道：「你這些時到那裡去的？你令岳家闖下多少人事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遂將尤肅身死，尤氏主持家政，克薄奴僕，那些奴僕們把他資財抄擄一空，又將眾人如何用藥酒擺佈尤氏，如何報官的話細說，「昨夜聞得不戒於火，延燒罄盡，只逃出尤氏、王德兩人與幾個小廝丫頭，暫住在鄰舍人家。又聽人說，王德火毒發作死了，令正夫人哭他無所倚靠，也哭死了。此話我亦是據聞來的，並非目睹，尚未知真偽。你快去訪問，即明白了」。只將尤氏的丑處瞞過不言，也暗暗的說了幾句，即匆匆別去。

祝自新聽畢，呆了半響，急忙尋到尤家門首，果見一塊平地，房舍全無。猶有數處煙火，有幾名官役在那裡擔水澆滅。門新見了，不巾得心酸淚落。又問到尤氏住處，見一叢人擠滿在屋裡議論，內中有眼快的，見了自新喊道：「你們不要亂忙亂說，屍主祝老爺來了。」原來尤家眾親族，經小廝們分頭送信，都請來了。有的說：「我等不便收屍，他是有丈夫的，怕日後回來說話。」有的說：「目下不知道祝家在何處，若待他來收屍，連骨頭都要爛完了呢！」又有說：「不如報縣憑官驗勘收埋，日後祝家就說起話來，也不怕他。況且祝家不是好纏的人，私地收合了，卻斷斷使不得。」其中有幾個狡猾的，意在借故脫身，又被房主誑住，一時難以走開。

正在七嘴八言計議不定，忽然祝自新來了，眾親族喜從天降，齊齊走過來問訊道：「足下來的正好，想你已盡知其細，毋庸我等細說。足下快料理收拾尊夫人為是。」祝自新分開眾人，來至牀前，見尤氏直挺挺的睡在牀上，穿了幾件不男不女的衣服。旁邊睡的王德，滿頭火泡，鮮血直流。自新到底與尤氏還行夫妻情分，不禁紛紛淚下。轉身叫跟尤氏的小廝，去尋他兩名家丁來此，吩咐快買棺木伺候。又對尤家眾親族道：「承諸位賢親降臨，正好一齊看著入殮，容改日再謝。」眾人道：「我等理應在此候殮。」少頃，家丁買了兩口棺木，叫了一名陰陽生來。祝自新又吩咐在成衣鋪裡買了幾套男女衣服，眾人幫著代尤氏、王德穿好，擇時入殮。祝自新見無處停供，當即叫了土工，抬到城外掩埋。各事已畢，眾親族告辭散去。

自新重酬了尤氏借住的人家，又將一起小廝丫頭叫各家父母領回。獨自悶懨懨的回到船內，細細想道：「我今番滿意重至蘇州。依棲岳丈，置些田產，以為過活之計。不意尤家一敗塗地，又聞得沸沸揚揚，說尤氏的丑處。我雖未卜真假，總之蘇州城中，我也無面目存留。若再返嘉興，更為兄嫂所笑。或至別處行身，未嘗不可，無奈我是奉旨拘竹人員，仇家又多，怕的有人算計我，那時反為不妙。可見我這堂堂六尺之軀，四海之大，無我立足之地，豈不愧煞！眼見今日這場報應，是我丈人平時作的罪孽太重才弄得滅門絕戶。難道我祝自新平日所行所為，自家不心內想一回，愧一回恨一回，猛然得計道：「罷罷，我縱然過到百歲，子孫滿堂，金銀盈庫，亦挽回從前破敗的名聲。只有一個法則，可以消除宿業，懺悔前愆。況我身邊還有餘下的資財若干，後半世也可將就過活，不至凍餓。我由此跳出這是非圈套，倒覺得逍遙自在。」心內有了定見，即叫進兩名家丁，吩咐船戶，把船向寧波一路開去，「我要到南海進香，早到一日，即有重賞」。船戶聽了，急忙收拾開船，向南海而來。未知祝自新想定是何主見，又未知向南海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